

“赫哲之歌”三部曲之一

怒放的金丹

哈英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“赫哲之歌”三部曲之一

怒放的圣开列

哈英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怒放的圣开列.上册 / 哈英(赵英明)著. -- 长春:吉林
大学出版社, 2010.10
(赫哲之歌三部曲)
ISBN 978-7-5601-6527-1

I. ①怒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02047 号

书 名:怒放的圣开列(上)
作 者:哈英 著

责任编辑:李国宏
封面设计:孙彩莲
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佳木斯大学印刷厂印刷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张:32 字数:815 千字
2010 年 10 月 第 1 版
2010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601-6527-1
定价:49.4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社址: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:130021
发行部电话:0431-88499826
网址: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E-mail:jlup@mail.jlu.edu.cn

前 言

赫哲族是我国古老民族之一，生活在黑龙江、松花江和乌苏里江的三江流域，是我国北方唯一依靠渔猎为生的民族，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。清朝以前，赫哲族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组织阶段，但已有阶级出现，进入民国后，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，氏族组织名存实亡。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，对赫哲族采取灭绝政策，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，人口已锐减到300人左右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党的民族政策扶持下，赫哲族重获新生，目前整个民族人口已增加到近5000人，赫哲族正在与全国各民族一同跨入社会主义新时代。

我国近现代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反抗压迫、不畏强暴、救亡图存的抗争史。赫哲族在这个历史时期也经历了从被压迫、被奴役已至濒于灭亡和奋起反抗并重获新生的涅槃历程。为展现这一历史时期赫哲族的生活和斗争全貌，文学作品“赫哲之歌”三部曲（《怒放的圣开列》、《布尼拉乌的烈火》、《啊，“巴拿·火伦”》），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，真实地反映了这一阶段赫哲族的历史进程。

本书是“赫哲之歌”三部曲的第一部。作品是以一个盲艺人（伊玛堪歌者）为线索，以一个普通渔民家庭的悲惨遭遇为主线，结合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，再现了赫哲族在清朝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真实的生存面貌，同时展现了赫哲族独特的民族文化。在艺术方法上，作品有着比较浓郁的民族特色，对赫哲族的生活（渔猎）、习俗（祭江、节庆、婚丧）、语言和宗教（萨满教），以及对民族文学艺术等的描写，都比较鲜明和真实地反映了赫哲族的特点。另外，作品在与故事情节相关的历史环境描写方面，也比较开阔和深入。没有局限在对一个民族、一个地区和一个历史事件，进行简单孤立的描述，而是把赫哲人民的生活和斗争，放到了一个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来描写，把赫哲族的命运同当时的整个时代、国家和民族的命运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这样更具有了一定的说服力、感染力和可读性。

序 幕

公元 1905 年(清光绪三十一年)

这是四月里的一个早晨,春天的脚步尽管姗姗来迟,连续几天的寒流,仍然在这片塞北的大地上肆虐,但是,乌苏里江流域的这片一望无边的沙克杰^①草原,还是应时地呈现出一片嫩绿。不怕冷的青草和小野花,在向阳的丘陵上、在低缓的土崖边,像春泛的江水一样,铺满了这片大地,而且绵延到了很远很远的大顶子山下。

春天呵,又一次来到了赫哲人的家乡。

天空蔚蓝,大地广袤。这会儿,不知道从什么地方,斜刺里飞出一只鹰隼,在和煦的阳光里,它拍打着翅膀,凌空翱翔。这只骄傲的阔里^②,昂首搏击长空,俯身鸟瞰大地,引颈傲啸天外。它一会儿展翅高飞,一会儿飘掠低迴,把它矫健的身影,投映在这片北国莽莽的原野上。

就在这个时候,一个风尘仆仆的青年人,手里牵着一匹黄栗色牡马的缰绳,后背上背着一柄三弦琴——库姆罕盖,正一步步地向这里走来。

不远处泛青的灌木丛里,一只野雉大概是听到了人的脚步声,“扑噜噜”地飞起来,一身斑斓绚丽的羽毛,在春天的阳光里闪闪发光。它拍打着双翅,“嘎刺刺”地叫着,然后拖着长尾巴,流星似地落在远处干草堆里去了。紧接着,不知道又从哪儿惊起了一支小獐子,它兴冲冲地从远处跑过来,眨动着一双明亮的黄眼睛,机警地朝四下里望了望,扭回头又活泼泼地跑开了,灌木丛中留下了一条忽隐忽现的身影……

青年人牵着马走上一道漫岗,料峭的春风挟着丝丝的凉意,和一股糅合着泥土气的野花清香,扑面而来。他伸手抹去额头上些微的汗水,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激动地眺望着四周。举目是莽莽山野,天穹深邃高远,春风带着哨音低低地吹过脚下茫茫的草原,四下里一片空灵澄静。他被眼前的景色深深地吸引住了。

这是怎样一块土地啊,它是如此蛮荒、寥廓、苍凉,但又是如此的壮美、广袤、深沉。青年人取下了头上那顶卷沿圆顶狍皮帽,用手轻轻地摩挲着插在帽沿上的一只洁白天鹅翎毛,两道浓眉下面,乌黑明亮的眼睛里燃烧着火热的激情,他深情地吟诵道:

“啊啾!^③——棒打獐子瓢舀鱼,野雉飞到饭锅里。美丽富饶的乌苏里啊,我们赫哲人的家乡!”

① 沙克杰:赫哲语,辽阔的意思。

② 阔里:赫哲语,神鹰。

③ 啊啾:赫哲语,伊玛堪歌者吟咏时用的感叹词。

青年人惬意地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,忽然,在静寂清冽的空气里,他嗅到了一股轻微的幽香,这是花的香气。他朝四处张望,原来是圣开列^①绽放了。它一丛丛、一簇簇地生长在周围坡地上,生长在巉岩下、草滩里、碎石旁。有的枝头叶脉间还残留着冰凌和积雪,可是花蕾却已在含苞,在怒放。它灿若云霞,殷红似血,掩映在深郁的绿苔和残存的冰雪之中,在春风里轻轻地摇曳。它没有俗艳的花色,也没有媚俗的芬芳,但却像一滴滴殷红的热血,播撒在乌苏里江流域的大地上,精神抖擞、生机盎然,迎着北国的春晓……

看到这里,青年人怦然心动了一下,圣开列那挺拔不屈的精神,多么像现在战斗在大顶子山上的卡坦赫赫和伙伴们啊。一个触动他伊玛堪^②歌者灵感的“火花”,在他的心头一闪而过,让他心有所思、心有所动。这眼前的一瞥,虽然时间短暂,但怒放着的圣开列的形象,却清晰地铭刻在了他的心里。

这时,青年人身旁的黄栗牡马把脖颈伸了过来,亲热地磨蹭着主人的臂膀。他转过身去拍了拍它的长鬃,兴奋地说:

“喂,好伙计,我们现在回来了。这些天我们俩长途跋涉了几百里路,你跟我一样,都累坏了吧?不过,今天我们到家了。”

黄栗牡马扑闪着黑晶晶的眼睛,两只竖起来的耳朵掣动了几下。它常年跟随主人转战在乌苏里江流域,好像能听懂主人说的话,青年人的话刚一落音,它就引颈“啾啾”地长嘶了两声,似乎在应答。接着,它又吹圆了鼻孔,“噗噗”喘起粗气来。它脖颈上的短毛卷曲着,隐隐在渗着汗水。

青年人想起来黄栗牡马应该渴了,他随即松了一下马嚼口。忽然,他拍了下脑门,一下子醒悟过来:自己竟然忘记了看一眼日夜思念的玛沐^③——蓝色的乌苏里江。他忙抬起头来,扬手搭在眉梢,遮挡住初升的太阳,跷起脚尖,急切地朝前方眺望起来。严冬的这几个月里,青年人虽然身在大顶子山上,但乌苏里江那叮咚的流水,却时时流淌进他的梦里,让他感到无比的亲切温馨;而那江水的澎湃涛声,又常常把他从梦中唤醒,催他去投入战斗。现在,他跷起脚尖终于看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大江了,在前方,在沙克杰草原上,那宽阔、雄浑的乌苏里江就在那里。

青年人匆匆给黄栗牡马松开马肚带,摘下了马嚼子,他没有给它绊上马脚,任凭它自己在附近啃啮青草、到水边去喝水,他自己大步冲下漫岗,朝前方的大江奔了过去。

前面是幅怎样壮丽的江水长卷啊,朝霞好像在着意装点着乌苏里江,天鹅绒般的江水,推送着尚未融尽的块块浮冰,像朵朵白云似的在水面飘过,微波荡着涟漪,闪着金子般的霞光。岸边巍巍的大顶子山,群山起伏,层峦叠嶂。再眺望水天连接处,就是那座终年被积雪覆盖的山巅——玛尔发^④峰。它云雾缭绕,崔巍嵯峨,山岳相拱,玉柱擎天。倒映在澄碧的江水中,它像一位慈祥的老人,俯视着眼前的江水,而乌苏里江深沉碧蓝,春风吹送,浩浩荡荡正奔流东去。

青年人站在岸边,任清冽的江风吹乱他头上的黑发。听大江澎湃的涛声,强烈地扣动了他的心弦。他凝望着瞬息不停的江水,一股沸腾的激情在他的心胸涌动。他戴上狍皮帽,面向大江屈膝跪下右腿,两手掬起了一杯江水。赫哲民族的历史,如同眼前的这条激流一样,一浪一

① 圣开列:赫哲语,红杜鹃花。
② 伊玛堪:赫哲族一种说唱文学艺术。
③ 玛沐:赫哲语,江河。
④ 玛尔发:赫哲语,老人。

浪地展现在他的面前,冲击着他的胸口,激荡在他的心头。

(式制韵我美亥亥)

蓝色的乌苏里江啊,你是赫哲人生命的摇篮,你不知存在了多少年,流淌了多少代。你冲豁了高山,越过了峡谷,流进了平原,一路呐喊,一路欢歌而来。在你的怀抱里,勤劳纯朴的赫哲人生息和劳动在这里。人们喝着乌苏里江的水,吃着乌苏里江的鱼,穿着乌苏里江的鱼皮缝制的鱼皮衣^①。赫哲人的部落就像珍珠一样,点缀在乌苏里江辽阔的土地上。古支一县亥
乌苏里江又是赫哲人勇敢抗争的历史见证^②。当年,清朝统治者为了征服赫哲人,先后对赫哲地区十七次用兵^③,血腥屠杀了成千上万善良的百姓。可是为了自由,赫哲人的反抗像面前的大江一样,一浪接续一浪,始终没有停息;当沙俄罗刹鬼^④的铁蹄,野蛮践踏了这块土地的时候,赫哲人同汉族、满族、达斡尔族、鄂伦春族等兄弟一道,曾经奋起进行了拼死抗击。如今,奢侈淫逸的朝廷又在敲骨吸髓地压榨赫哲人,逼迫赫哲人缴纳沉重的贡赋,人们在卡坦哈赫的带领下,正在跟官府展开英勇的斗争。

乌苏里江具有庄严、雄伟、壮阔的品格,赫哲人具有勇敢、坚强、不屈的精神。这高耸入云的玛尔发峰,就是赫哲人傲然挺立、从不屈服的光辉象征。想到这里,青年人的胸中油然激起了千朵浪花,万顷波澜。他俯下头去,一口喝下了捧在手窝里的水。这清凉的家乡水,像乳汁一样甘甜,像美酒一样香醇。一滴从指缝间渗出的水珠,闪着珍珠般的光彩,滴落在他脚下肥沃的黑土地上。

就在这个时候,在跟大江并行的远处官道上,隐约传来了马铃薯的叮哨声和铁箍车轮碾轧路面的辘辘声。青年人身旁的黄栗牡马不再低头饮水了,它“扑噜噜”连连打着响鼻,警惕地抬起头来。

青年人站起了身,他甩了甩手上的水珠,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,警惕地朝西边官道上望过去。这是一条从依兰哈拉^⑤方向来,通向乌苏里江下游各地的驿道。此时,在这条由沙土和碎石铺成的路面上,有一辆由瘦骨嶙峋的老马拉着的大车,正缓慢滞重地朝这边走来。马蹄慢慢吞吞地踢打着路上的石子,大车左右不停地颠簸着,发出有节奏的、轻微的轧轧声。在这苍凉的山丘和莽原上,此时只有那个赶车人和他那辆大车在艰难地跋涉。渐渐的,那马、那车、那人朦胧地出现在他的视野里。随着那大车的临近,一支《嫁令阔》^⑥也断断续续地从大车上飘送过来。

青年人站在江边,他还在警惕地张望着,听到那十分熟悉的曲调,他心里想:“唔?——原来是个过路的那尼傲^⑦呢。”他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。他从大顶子山下来这些天,看到家乡的山水和乡亲,甚至听到几声乡音,都让他备感亲切。

松阿里玛沐 敖里希报夷,

(我绕过了松花江)

乌苏里玛沐 稍罗士报夷。

哦以巴拉 依尚哈衣,

① 鱼皮衣:历史上,赫哲族以鱼皮为衣,史称鱼皮部。

② 赫哲族是个跨国民族,与今俄罗斯境内远东的那乃族是一个民族。

③ 清史记载,1599—1643年,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赫哲地区曾先后用兵征剿十七次。

④ 沙俄罗刹鬼:对沙皇侵略者的蔑称。

⑤ 依兰哈拉:地名。即今黑龙江省依兰县。

⑥ 嫁令阔:赫哲族民歌的总称。

⑦ 那尼傲:赫哲人的自称。

(在这美好的地方)

哦格屋沃衣 依其哈衣。

(有我心爱的美丽姑娘)

……

这是一支古老的情歌，旋律原本十分优美欢快，可是当那赶车人用颤抖的声音缓缓唱出来，却是那么忧郁和哀伤，歌声里分明透露出那赶车人凄凉的心境。青年人听着，有些诧异地扬起了眉毛。看着那大车逐渐临近了，他径直朝官道上走去，一边仔细打量起那个坐在车辕上的赶车人来。他发现眼下节令已近暮春，可是那赶车人却仍旧穿着严冬时穿的克阿什科依^①，而且那身狍皮衣已经破烂不堪：两个肩头都磨烂了，下摆有几处撕扯成了烂条条，那排用鲑鱼骨头做的纽扣，只剩下了两三颗，腰上就用一条狍皮条胡乱地扎着；再看那赶车人的脚下，一双用哲罗鱼皮做的温塔^②，大概鞋底已经磨穿了吧，絮在鞋里面的乌拉草有些漏了出来，那赶车人只好用绳子把两块狍皮连鞋带脚地包起来。

不过，青年人仔细地端详，他发现赶车人那身狍皮大哈，做工却很精细，那衣领、袖口和底边的地方，能看到用鱼皮做底、用彩线绣出的云纹花边；就是赶车人那双穿破的鱼皮温塔，做得也十分精巧，温塔的前段抽褶以后，又缝成了半圆形，上口那儿还有一段用薄鱼皮做的护腿。看得出来，赶车人的这身穿着，出自一个巧妇之手。青年人眼尖，他还注意到那人腰带上挂着一个香荷包，那是一只棕色鹿皮底上绣着并蒂莲花的荷包，它用紫绦线结成个连心结拴在了腰带上，随着大车的颠簸，那香荷包轻轻地在赶车人的腰间摇晃。

青年人朝赶车人的脸上看去，那是个跟自己年龄差不多、估摸着也是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。他看着看着，心头不由一怔：多么熟悉的一张面孔啊，一张肤色微黑的消瘦脸庞，颧骨稍稍有些凸出，淡黑色的眉毛下面，有一双憨厚诚实的浅棕色眼睛。这个脸庞上沾满尘土带着冻疮，眼睛里浮出极度疲惫和忧郁神情的小伙子，他是谁呢？

老马拉着大车越走越近了，青年人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，终于认出来这个赶车人是谁了，他脸上不禁放出光来：是他。对，就是他！

青年人按捺不住满心的喜悦，他几步跨上了官道，站到大路中间向迎面赶过来的大车，使劲儿挥动着两手，大声地喊着那个赶车人的名字：“喂！卡——库——玛！”

卡库玛蜷缩着身子坐在车辕上，他闻声停住了歌唱，连忙拉紧马轭上的缰绳，朝老马吆喝了一声“吁——”，有些困惑地把大车停了下来。

刚才，卡库玛也在远远地审视着这个站在路边的青年人。他看见青年人颀长的身材，上身穿了件前后开叉的旧狍皮大哈，下身那斯黑克^③的裤角上，镶着白底蓝线的海水江牙，脚下蹬着一双又结实又暖和的鹿皮翁得^④。再看那青年人的脸膛，两条浓黑眉毛下面，是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，那眼眸里闪耀的坚毅和睿智的光芒，更衬托出那人眉宇间气宇轩昂的豪情。

卡库玛看着看着，心里不由一动：这个青年人好面熟啊，特别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这个人是谁呢？大车越来越近，他也在不住地打量着这个青年人。忽然他眼睛一亮：青年人头上那顶阔日本出^⑤上面斜插着一支洁白的天鹅翎毛。他先是疑惑，继而满心的惊喜，他一下子扔掉手里的马鞭子，很快从车辕上爬下来，朝着那个青年人奔过去，一边嘴里叫着那人的名字：

① 克阿什科依：赫哲语，用狍皮做的大衣。

② 温塔：赫哲语，靴鞋。

③ 那斯黑克：赫哲语，狍皮长裤。

④ 鹿皮翁得：赫哲语，短筒靴。

⑤ 阔日本出：赫哲语，帽子。

“尼果罗！——真是你吗？我的朋友！”

尼果罗也激动地抢上前，一把抱住了卡库玛，他用力地摇撼着，嘴里大声说道：“嘿，好兄弟！没想到刚踏上家乡的土地，我就遇到了你！刚才我怎么会没有马上认出你来呀？”他松开手，眼睛里满含着笑容。他又仔细端详着卡库玛的脸，说：“不过我们分别五年多来，你可是改变不小啊，你怎么瘦得这么厉害？让我都差点认不出你来了。”

卡库玛站在尼果罗面前，这次意外的相逢，让他激动得竟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了，他看着尼果罗，咧着嘴只是嘿嘿地笑。

这两个从小到大的好朋友，这一次邂逅，让卡库玛想起了两个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。那时候，他俩跟随父辈们上山打猎、下江捕鱼，共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。但是，五年前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卡库玛留在家乡继续这样生活着，而尼果罗却在父母死后，独自离开了家乡，离开了舒穆鲁岳洪^①，投奔了卡坦哈赫。卡库玛的眼睛有些湿润了，稍顷他才用发颤的声音说：“自从你跟随卡坦哈赫一块儿参加了义和团，去打红头发绿眼睛的洋鬼子，就听不到你的消息了。后来，义和团失败了，又听说卡坦哈赫带着乡亲们，反抗朝廷沉重的贡赋，在大顶子山上揭竿起义，你和卡坦哈赫在一起，跟官府作斗争……一晃到现在，我们分手整整五个年头了。你和大家都好吗？”

尼果罗连声说：“好，好，我很好！当年卡坦哈赫领着我们斗红番鬼，现在他正在领着我们杀贪官，除恶霸，跟欺压那尼傲的朝廷作斗争，他和弟兄们都好着呢！”

“好好，那就好啊，”卡库玛高兴地说，“这些年来，只是听见人们到处在流传你们的事迹，传颂着你们打胜仗的消息，可我就是一直没有见你的面。刚才要不是你帽子上这只天鹅翎毛，这个伊玛堪歌者的标志，呵呵，我都不敢认你了……尼果罗，乡亲们都在惦记着卡坦哈赫，想念着你们哪！”

卡库玛兴奋地扬起淡黑的眉毛，两只憨厚诚实的眼睛凝视着尼果罗。他见尼果罗样子虽然有些疲惫，可是精神却很饱满，特别是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，仍旧是那样炯炯有神。他对自己这个最要好的朋友，感到又亲近又钦佩。

尼果罗还在十几岁的时候，就拜有名的伊玛卡乞尼傲^②莫特额为师。莫特额说唱的伊玛堪，讴歌除暴安良的英雄豪杰，颂扬坚贞不渝的男女爱情，鞭挞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。他说唱的一个故事，可以连续说唱几天、十几天，甚至一两个月。在莫特额老师的精心培养下，尼果罗二十岁的时候，就已经成为乌苏里江流域远近闻名的歌者了。特别是他跟随卡坦哈赫造反以后，这个年轻的歌者说唱的伊玛堪，让老百姓听了心里痛快，阿哈^③们听了攥紧拳头，霍通^④里的伯耶^⑤和当官的听了，又恨又怕，气得浑身打哆嗦。就因为这个，远在依兰哈拉的副都统大人额亦都，下令要把他抓起来，不许他再说唱伊玛堪。可是，官府却总是没能如愿。因为他们找找不到尼果罗，抓不到尼果罗，而尼果罗却弹着库姆罕盖，照旧游走在乌苏里江流域，照旧在为乡亲们热情地说唱。在穷苦的那尼傲中间，他就像鱼儿游在水里一样。如果有什么意外，他就会很快消失在赫哲人的某个村落里。

官老爷和财主们越是害怕牙达和尼^⑥的声音，尼果罗越是要说唱，他要把那些吃人肉喝

① 岳洪：赫哲语，村落。
② 伊玛卡乞尼傲：赫哲语，对伊玛堪歌者的尊称。
③ 阿哈：赫哲语，奴隶。
④ 霍通：赫哲语，城镇。
⑤ 伯耶：赫哲语，财主。
⑥ 牙达和尼：赫哲语，穷人。

人血的家伙们的罪恶，痛快淋漓地揭露出来。尼果罗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一个这样的伊玛堪歌者。

尼果罗看着卡库玛，他也兴奋地说：“水长万里流大海，树高千丈叶归根！五年来，我们跟着卡坦哈赫，同官兵浴血奋战，一直没有机会回到家乡舒穆鲁岳洪来看看。其实故土难离啊，我们也想念家乡，想念乡亲们哪。”

卡库玛眼里满含着深情地说：“卡坦哈赫在大顶子山竖起造反的大旗，杀掉催逼皇贡的官吏，烧毁乌绫木城^①，截下了给朝廷强征去的贡赋，把它们还给了穷苦的老百姓，惩罚了一个个欺压那尼傲的恶人，为乡亲们出了口恶气……依我看，这就叫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！这帮欺压人的人，就该受到惩治！”

卡库玛说到这里，开心地笑了起来，可是，他刚刚笑出了声，就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又赶紧伸手捂住了嘴巴，慌乱地朝四周望了又望，脸上还闪过一丝惊恐的神色来。他似乎担心他说的话，一不小心会被官府的爪牙们听见似的。

其实，四周很寂静，除了他和尼果罗两个人，官道上看不到一个人影。在不远处的草地上，尼果罗的那匹黄栗牡马，一边在啃啮着地上的青草，一边悠闲地摇晃着尾巴，而卡库玛身边的这匹拉着大车的老马，大概是太疲惫了，它拉着大车怔怔地站在官道中间，在暖暖的阳光里竟打起盹来。

卡库玛这才好像把悬着的心放下了，可是不知不觉中，他还是习惯地压低了声音。不过，话语里却充满了对尼果罗他们的关切和担心。

“前些日子，我听说依兰哈拉副都统衙门要招抚你们，额亦都许诺说他要奏请朝廷，宽恕卡坦哈赫谋反的罪恶，还说要让卡坦哈赫去做官。可是乡亲们私下里都听说了，卡坦哈赫当时什么话都没说，只是朝地上狠狠‘呸’了一声。不过，这次我在依兰哈拉看见副都统衙门口，又贴出了新告示，说是悬赏三千两银子，要买卡坦哈赫还有跟他一起造反的妻子苏宛妮的人头，又说凡是参加起义抗缴朝廷贡赋的人，官府一律格杀勿论。那告示上面，还说了好多骇人的话——尼果罗，好兄弟！你这次回来，是做什么来了？你们可千万小心呵……”还没等卡库玛把话说完，尼果罗在那里早已放声大笑了起来，他那洪亮的笑声，震荡着沙克杰草原，顺着乌苏里江的流水，传出了很远、很远。

“老额亦都是什么东西？他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老狐狸，长着利牙的恶狼！——他要招抚吗？卡坦哈赫是那尼傲顶天立地的阿衣莫罕^②，不稀罕那顶用赫哲人的血染红的顶戴花翎！他要剿杀吗？当年朝廷出兵对赫哲人剿杀了十七次，可赫哲人今天仍旧举起抗争的大旗！卡坦哈赫说得好，赫哲人是永不会屈服于奴役的，因为我们是在为我们这个弱小民族的自由和幸福而战斗。激达枪戳不破蓝天，暴风雪卷不走草原。让额亦都去抓、去剿吧，他是抓不完、剿不尽的，因为在辽阔的乌苏里，反抗官府的人，就像春天的青草和树叶一样多！”

尼果罗望着西边依兰哈拉的方向，又发出了一阵震耳欲聋的笑声。他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里，闪烁出挑战的光芒和一个战士的无畏豪情。那响亮的笑声里，流露出对额亦都极大的嘲讽和蔑视。

沙克杰草原上，春风吹拂着绿草，一直铺展到遥远的天边；乌苏里江上滔滔江水，一浪推送一浪，滚滚流向远方。

^① 乌绫木城：清朝时，设立在赫哲地区征收贡赋的临时衙门。

^② 阿衣莫罕：赫哲语，好汉。

五天前，起义军战士尼果罗，奉额真^①卡坦哈赫之命，以一个说唱艺人的身份，秘密潜下大顶子山。根据有人从依兰哈拉送来的谍报，副都统额亦都不日要亲率官兵进剿起义军。因此，卡坦哈赫命他尽快探明情况，及时报告给山上，以便起义军相机而行。这几天，他纵马数百里赶到三姓^②，秘密会见了一位汉族朋友。这位汉族朋友是当年卡坦哈赫在义和团时，一位十分要好的朋友，也是尼果罗的好战友。就是这位汉族朋友，把有关官兵要去围剿大顶子山的消息，派人通知给山上的赫哲兄弟们的。这次在三姓城的一处茶楼里，尼果罗见到了这个侠肝义胆的汉族朋友，又得到许多新的情报。由于时间过于急迫，他来不及歇息一下，便揣上这位汉族朋友密写的军情，匆匆跟那人拱手相别，然后跨上黄栗牡马，紧急离开了三姓城。

昨天晚上，尼果罗送走了关于官兵的情报，今天他准备赶往阔别已久的家乡，继续打探官兵的下步动向。不过，对于这些事情，尼果罗很谨慎，他不想轻易透露给任何人，所以他看见卡库玛向他投来询问的目光，只是扬了下浓黑的眉毛，改用轻松的语调回答道：

“你问我这次回来做什么来了？——我么，一来是想回家乡舒穆鲁岳洪走走看看，二来还想打听一个远方来客的消息，看看那个人的行踪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尼果罗打住了这个话题，他飞快地朝西边方向瞥了一眼，便立即转换了话头。他用关切的口吻问起卡库玛来：

“说说你的情况吧，卡库玛！这五年里，你都是怎么生活的啊？我知道自从你阿玛^③去世以后，你就挑起了全家的重担。我还记得，年迈的额尼^④总是体弱多病，老人家现在身子还算硬朗吧？”

卡库玛点了点头，可是又很快难过地摇了摇头。半晌，他那忧郁的目光里，忽然闪出一道兴奋的光彩，一直憔悴的脸上，竟露出了一丝掩饰不住的笑容。他略微提高了些声音说：

“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已经成家了，而且我还是两个孩子的阿玛了！”

“真的？”尼果罗睁大了眼睛，他看着跟自己一块儿长大的伙伴，声音里充满了惊讶和喜悦，“你都结婚成家，当了父亲？”

“嗯，是真的！一个斗娃^⑤叫卡尔干，三岁了。一个毛托^⑥才出生几个月，叫杜丽红娜。是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噢，你问他们的额尼？”卡库玛的话音，这时稍稍停了一下，他瘦削的脸庞上忽然泛出了幸福的红晕，那双忧郁的眼睛里，一刹那闪耀出喜悦的光辉。“阿散^⑦的名字叫艾伊阿莎，她是麻林卡岳洪的人。很早她父母就去世了，她身世很苦，因为她家也是阿哈。不过艾伊阿莎可是个又贤惠、又能干的好妻子。”

卡库玛想起他这两个多月来，时时魂牵梦绕的母亲和孩子，想起日夜思念的美丽善良的妻子，他心头漾起了一股既温馨、甜蜜，又有些酸楚、凄苦的感觉。这种说不清、理还乱的思绪，从他两个多月前离开家的那天开始，就一直伴随着他，困扰着他，甚至到现在还深埋在他内心深处，让他心暖，又让他心痛。

卡库玛看了眼好朋友，低下头伸手抚摸着怀里挂在脖子下面的额奇克^⑧神偶。这是老额尼在他这次出远门的时候，亲手给他挂在脖颈上的。这个两寸多高的神偶，是用榆木雕刻的，

- ① 奉额真：赫哲语，首领。
- ② 三姓：即依兰哈拉。
- ③ 阿玛：赫哲语，父亲。
- ④ 额尼：赫哲语，母亲。
- ⑤ 斗娃：赫哲语，男孩。
- ⑥ 毛托：赫哲语，女孩。
- ⑦ 阿散：赫哲语，妻子。
- ⑧ 额奇克：赫哲语，保护神。

它身体扁平，脑袋呈菱形，头顶上还有个疙瘩，是专门保佑旅人平安的神灵。老人用它表达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真诚关爱和祝福。卡库玛又轻轻托起了垂在腰间的香荷包，把它放在手里轻轻摩挲着。这是按照古老的习俗，女人在丈夫外出的时候，用它表达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忠贞和爱情。

“是她给我带上的。”卡库玛两眼不住地看着手里的荷包，脸上又浮现出发自内心的微笑，“因为我这次是出远门，所以她特意用紫色绦线系了个连心结，头一天晚上亲手把它系在了我的腰带上，还说它象征吉祥如意。嘿嘿，我知道她的心思，我这次出远门，她心里牵挂着，她放心不下……”

尼果罗一边听着好朋友的叙述，一边微笑着不住点头。他听出来了，卡库玛和妻子艾伊阿莎真挚地相爱着，显然这是个十分幸福和美满的家庭。他这个少年时代的伙伴，此时正沉浸在甜蜜的回忆里。他听好朋友滔滔不绝地述说着，为好朋友的幸福和爱情，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
尼果罗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，他正想再详细打听一下卡库玛的生活，想听一听他老额尼以及孩子们的情况，还想再询问一下岳洪里的事情。可是，这时卡库玛的那匹拉车的马，突然连打了几个响鼻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回头望去，只见那匹老马低垂着头，口里和鼻子里喷着一股股热气。看上去它疲惫极了，一动都不想动地站在那里。一只野蜂不知什么时候，叮在了它的胯骨上，它想抬起尾巴赶走那只野蜂，可是只把马尾巴迂缓地扬了扬，就无力地又垂下了。尼果罗一眼看出来，这套马车一定是经历了长途跋涉，走过了一段很远很远的路程。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尼果罗暗自思忖着，“卡库玛赶着大车去了哪里呢？他怎么会有一套车马？他为什么穿着不合时令的冬衣呢？还有，他刚才还提到了在依兰哈拉的见闻……”

尼果罗忽然感到有几分蹊跷，他转过头来，脸上带着一丝疑惑。他开口问卡库玛说：

“你是从哪儿回来的？”

“依兰哈拉——”

“去了三姓？”尼果罗心头一震，他想起卡库玛刚才提到的副都统衙门，忙又追问，“为什么去了那里？”

“是——”卡库玛的话有些迟疑，“是跟随国伦达^①一起去的……”“等一等，”尼果罗突然打断卡库玛的话，倏地扬起了眉毛，“你是说乌鲁克？”这里的老百姓都知道乌鲁克是朝廷的忠实爪牙，五年前他被朝廷任命为赫哲各部的国伦达。

尼果罗心里蓦然一动：卡库玛怎么会跟那个部落的头人连在了一起？一阵凉意掠过他的心头，他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僵硬了。他重新打量起卡库玛，又突兀地问道：

“你、你们去做什么？”

卡库玛没有想到别的，他仍然如实回答说：

“乌鲁克老爷要赶着去依兰哈拉给朝廷送贡品，我就赶着大车跟着，给副都统衙门送去了貂皮、银狐、鹿茸、七叶参、东珠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——你们原来是赶着给朝廷去送贡品？”尼果罗猛地抖了下身子，不由自主地连退了两步，脸色刷地变了。他打量着卡库玛，心头立时搅起了一层波澜。“五年了，”他飞快地思索着，“俗话说知人知面难知心，谁能知道在这不算短的时间里，一个人会发生怎样的改变？——难道，眼前这个从小一块儿长大的穷兄弟，竟然变成伯耶老爷们的一条狗？”他眯起了眼睛，用一种明显的冷淡和不信任的目光，重新审视起对方来。

^① 伦达：赫哲语，总部落长。

卡库玛发现了尼果罗投过来的异样目光，尼果罗那双含笑的目光里，一瞬间竟变得像寒冰一样冷酷。他一下子愣住了，一直浮在他脸上的笑容，渐渐凝固起来。他困惑地张大了嘴巴，惊愕地看着自己的好朋友，仓猝之间，他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尼果罗开口了，他态度像霜一样冰冷，声音像石头一样生硬：

“卡库玛！你、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官府和伯耶们在欺压那尼傲，牙达和尼在痛苦地呻吟，而你——难道，你忘记了你阿玛是怎么死的吗？那年，他老人家为了缴纳朝廷摊派给每家每户的贡貂，老人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，拖着病弱的身子，钻进了深山老林撵貂，结果却一去不复返。而今天，你却赶着大车去给朝廷送贡品，跟随着伯耶老爷一起去依兰哈拉！难道你就忘记了你阿玛？忘记了你是阿哈出身？忘记了周围这些受苦的乡亲了吗？”

听着尼果罗这一连串严厉责问，卡库玛茫然地瞪大了眼睛。他这时候才醒悟过来，原来眼前这个少年时代的伙伴，现在不相信他，认为他是在给官府当走狗，把他当成了财主们的忠实奴才。他的脸像蒙上了一层灰土，立时变得暗淡了。尼果罗的话，像一把刀子似的扎在了他的身上，尼果罗那冷酷的目光，也像刀子般把他的心戳得流出血来。他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满腹的委屈让他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莫非，你、你在怀疑我？”卡库玛半天才小声问了句，眼睛里有什么发亮的东西在闪动。他用两手使劲地揪着胸前衣襟，嘴唇不住地哆嗦着。这两个多月来，他所经历的艰辛和险阻，他独自一个人默默承受的痛苦和煎熬，一刹那间都涌上了他的心头。他的喉咙忍不住哽咽了，一层白色的雾水，立时模糊了他的视线。

“你、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”

卡库玛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，又小声说了一句，便蹲在了官道上，两手抱住了头。

尼果罗站在一旁，愕然地看着卡库玛，他一时有些发愣，继而有些吃惊了。从卡库玛的脸上和话语里，他看出了卡库玛心中那竭力压抑着的委屈和痛苦。他心里不由得一动，想起了当年的一幕情景来：卡库玛的阿玛进山去捕貂，一去十多天没有音讯，卡库玛的额尼急得一病不起。乡邻们听说了，大家组织起来带着年幼的卡库玛去深山里寻找，大伙足足找了三天三夜，最后在一处熊洞前面，发现了一堆白骨。从洞口附近残留的貂皮大哈碎片上，卡库玛认出了这是他阿玛的遗物……

“是的，”尼果罗暗想，他对卡库玛的过去是了解的，他了解这个从小到大的朋友。卡库玛性格上比较懦弱，对伯耶们的欺压，不像他尼果罗会拍案而起，勇敢地挺身去抗争，而是忍气吞声地忍受下来，把眼泪偷偷地咽进了肚子里。“这样的人，还是不会出卖自己良心的。看样子，卡库玛并没有忘本……”

尼果罗感到脸上有些发热了，他在心里暗暗责备自己刚才的态度有些生硬，事情还没有问清楚，就按捺不住火气，把话说得过了头。想到这里，他歉疚地走上前去，正要开口说话，不料卡库玛却忽然站起了身。卡库玛眼里含着泪水，颤动的嘴唇一张一合，他伸出两手“哗”地扯开了衣扣，一下甩掉右边的衣袖，侧身袒露出他瘦削的脊梁，说了声：“你看——”在他裸着的脊背上，是一道道黑紫色的瘢痕。这是沾水的皮鞭抽在人身上留下的条条鞭痕……尼果罗看见这情景，他的心猛地缩紧了。可是还没等他开口询问，卡库玛说话了。卡库玛嘴唇哆嗦着，喉结突突的在动，半晌，他一边忍着眼泪，一边慢慢说起来：

“两个月前，我家欠下了进贡朝廷的貂皮。从依兰哈拉来收缴贡品的官吏，当时就沉下脸，他命人把我抓起来，按在雪地里狠狠抽了四十皮鞭，接着还准备把我和另外几个缴不起贡赋的人，统统押往依兰哈拉。就在这时，艾伊阿莎赶了来，她给老爷们跪下磕头，哭着向国伦达求

情，哀求他们放过我，还把家里仅有的几张毛皮都献了出去，他们这才把我放了回来。可是，乌鲁克老爷却说我‘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’，硬逼着我赶着马车，把从岳洪里收上来的皇贡物品，限期送到依兰哈拉副都统衙门，否则还要按‘抗贡’的罪名治罪。我没有办法，最后就出了这趟官差……”

尼果罗吃惊地看着，听着，他深知官府的狠毒和伯耶们蛇蝎的心肠，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好朋友卡库玛，就遭到了他们的毒手。他看见卡库玛的脊背上，当初被皮鞭抽烂的地方，如今已结成了黑紫色的硬痂，那斑斑点点的血迹，至今还留在卡库玛的貂皮大哈上。看到这里，他的心像被一把锋利的刻特^① 狠狠扎了一下，紧紧地抽搐起来，脸上又一次火辣辣地发热了，一种沉重的内疚，袭上了他的心头。他抢上一步，拉住了卡库玛的臂膀，声音里流露出真诚的悔意：“卡库玛！我、我错怪了你……”

卡库玛沉重地喘着粗气，他重新穿上狗皮大哈，又继续说道：

“这次我们部落给朝廷送缴贡品，国伦达乌鲁克老爷为了表示他对皇上的忠心，带着随从亲自押送。可是数九隆冬，天气奇冷，他们骑着快马跑在了前边，命我一个人独自赶着大车载着贡品上路。等我赶到了依兰哈拉，把贡品交割完毕以后，乌鲁克老爷一行，又带着朝廷的封赏，抛下我一个人，先回去了。而我却因为这一路的风寒，病倒在依兰哈拉的街头。要不是遇到两位好心人伸手搭救我，我连这条命都几乎搭在这趟差路上，差一点就成了他乡的鬼……”

尼果罗听着，懊悔和同情的心交织在一起，他紧握住卡库玛的手只说了句：“好兄弟——”就说不下去了。卡库玛摇着头，满眼是令人心酸的苦涩。半晌，他又缓缓说下去：

“你看，整个岳洪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，赫哲人像牛马一样，长年累月地干活，可是总也交不完给朝廷的贡赋。什么紫貂、鹿茸、海东青^②、鳇鱼骨……沉重的贡品逼得人活不下去。如果有谁交不出，就会立刻加上‘反叛朝廷’‘大逆不道’的罪名，抓起来重重治罪。这个冬天我在山里捕貂的时候，受了重伤，结果没能按期限交出贡品，严冬时节，就被硬逼冒着漫天风雪离开家门，去了依兰哈拉。唉，牙达和尼活在这个世上，看样子到死的那一天为止，可以带走的是自己的影子，而留在这个世上的，大概就只有自己的脚印了……”

卡库玛沉重地说着，他只觉得心里有无限的苦楚，但是一时却又说不出，他只能极力忍受着。他那瘦弱的身体，像经受不住这痛苦的重压，微微有些摇晃。停了停，他又慢慢蹲在了官道上，两只臂肘支在膝盖上，用手捂住了脸，两个肩头因为啜泣而抽动起来。

尼果罗站在旁边，紧紧咬住了嘴唇，他额头的青筋在急促地跳动着。卡库玛的血泪控诉，又一次激起了他满腔的仇恨。他不由想起了老师莫特额的悲惨遭遇，想起了自己当年投奔大顶子山的初衷……

伊玛堪是赫哲人口耳相授、世代传承的说唱文学。尼果罗的老师莫特额，就是一位乌苏里江流域说唱伊玛堪的著名歌者。他说唱的伊玛堪，不仅语言生动、曲调动人，具有很高的艺术性，而且内容伸张正义、抨击邪恶，表达了百姓们的心声。人们尊敬地称他为“伊玛卡乞尼傲”，意思是最优秀的说唱艺人。可是，就是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歌者，因为他弹奏着“库姆罕盖”，走遍乌苏里地区，用歌声控诉了当年朝廷十七次血腥镇压赫哲人的罪行；痛斥了罗刹鬼侵占江东六十四屯的罪恶；嘲讽了部落头人媚上欺下的丑态，结果，在五年前，他被额亦都抓了起来，严刑拷打之后，又被活活投进波涛滚滚的乌苏里江。可是，就是这位满头白发的伊玛堪歌者，在死前仍在对额亦都他们高呼：让我演唱的伊玛堪和对你们的诅咒，像这山谷和大江一样，永远

① 刻特：赫哲语，短刀。

② 海东青：一种鹰类的猛禽。

留在这个世上！……也就是那一天的晚上，尼果罗怀着满腔悲愤，毅然拿起了老师遗留下来的这把“库姆罕盖”，星夜投奔了大顶子山。

此刻，尼果罗听完卡库玛的泣血叙述，悲恸地眺望着大江上的滚滚波涛。他觉得眼前的江水，掀起的不是—波波的水浪，而是一层层带血的浪花。他似乎又看见了老师莫特额的尸体，正在水面上缓缓漂浮，他像一只无帆的船在随波逐流。但他两只眼睛圆睁，却在怒视着苍天，无言地控诉着这个不公平的人世。

—刹那，两行热泪像潮水般漫过了尼果罗的脸颊，他的视线模糊了，喉咙里像是有一团棉絮，哽咽得他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半晌，他用颤抖的手，指着着远处的大江和高山，悲愤地说道：

“啊哪！——奔腾的大江啊，流淌着多少阿哈的血和泪；巍峨的高山啊，凝聚着多少阿哈的仇和恨。这血泪和仇恨，是数不完、道不尽的！”他抹掉泪水，把灼灼的目光落在卡库玛的脸上，坚定地說道，“阿哈的眼泪已经流得够多了，那尼傲最渴望的就是自由，我们世世代代，始终没有放弃过对自由的执著追求！……卡库玛，跟随卡坦哈赫造反吧！他领导乡亲们暴动，就是反抗朝廷压在我们赫哲人头上的沉重贡赋，而且，他领着我们杀贪官、除伯耶，以后还要坐三姓！照他说的那样，就是要让那尼傲的阿哈、苏乐库^①，都过上‘巴拿·火伦’的好日子！”

“‘巴拿·火伦’？”卡库玛反问了一句，他眼睛忽地—亮，连忙站起身。他伸手擦干了眼泪，激动地又追问了一句，“就是我们赫哲人祖祖辈辈传说里的天堂？”

“对！巴拿·火伦！”尼果罗重复了一句。他用力挥了下手，神情显得十分庄重，“就是我们老辈人，世世代代盼望的那个琉璃世界，我们赫哲人向往的天堂！卡坦哈赫说，在那个世界里，没有皇上，没有贪官和伯耶，人们可以自由地上山去打猎，下江去捕鱼，再也不用去缴纳什么沉重的贡赋，大家都过着幸福的生活！卡坦哈赫还说，只要那尼傲拿起刀枪，打败官兵，推翻狗朝廷，天堂就会来到咱们这块土地上！”

卡库玛看着好朋友的脸，看着他那带着向往和充满自信的神情，他也受到了深深地感染，—下子变得激动起来。他大声地说：“好！咱们就跟官府斗争！”他脸上浮出了笑容。他想起了年迈的母亲，想起了跟他—块儿受苦的妻子和儿女，他卡库玛深深地爱着他们，他多盼望着让他的一家人，都能过上好日子啊。他看着尼果罗，兴奋地攥紧了拳头。可是，只过了一—会儿，他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眼神又忽然变得暗淡了。他嘴角惊惧地掣动了一—下，声音变得迟疑起来。“不过，咱们怕是不行吧？官府的势力那么大，反抗朝廷会引火烧身的。不行啊……”

“卡库玛！”尼果罗用鼓励的目光看着好朋友，“听我说，我们——”

“唉，不行，不行，”卡库玛缺乏自信地摇着头，脸上现出了无奈的神情，“当年清军征剿我们呼尔哈路的时候，烧杀抢掠不说，还杀害了上千人。后来清将沙尔虎来征讨时，不仅俘走了我们—千六百多口人去做奴隶，还掠走了六百多头牲畜，好多人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就说五年前闹起来的义和团吧，当时好多那尼傲都参加了，开始的时候那么红火，可是后来有的被官府抓起来，有的还被砍了头……总之，反抗是没有用的，官府的力量那么大，咱们是斗不过他们的。眼前这条乌苏里江有多少水，就有咱们赫哲人的多少血和泪，难道咱们还嫌江里的水少吗？——好朋友，你听我说，那尼傲的命运早已经注定了，只能是皇上的阿哈。至于我，唉，我已经习惯老爷们的皮鞭了，我想，比现在更坏的处境也不会再有了。也许，还是我额尼说得对，这些都是命，是命里注定的，而—个人的命，额尼说那是天定的，谁也改变不了。依我说，咱们还是忍着吧，认命吧。”

^① 苏乐库：赫哲语，女奴。

卡库玛负疚似的苦笑了一下，有两颗湿湿的泪光，在他的眼里流转了一下，他低下头去，摩挲起颈下的神偶来。这时，他又想起了他这些日子以来一直魂牵梦绕的家，想起了慈祥的老额尼、可爱的一双儿女，更有他挚爱的美丽妻子艾伊阿莎。这两个多月，每当他沉浸在这种回忆里面时，就有一种甜蜜、温馨的感觉，袭上他的心头。

“不行，”卡库玛想，除了官府势力强大而外，他还有难处啊，他怎么能够抛下他这个家和他的亲人，去参加战斗呢？而且他这个家和家里的亲人，又怎么能离得开他呢？“不行，我不能跟随他们去大顶子山的……”他脸上露出难色，耸起双肩慢慢低下了头。

尼果罗用惊讶和责备的目光看看卡库玛，看着好朋友这副畏畏缩缩的模样，他深深地为自己这个少年时代的伙伴，为他这样颓唐和懦弱感到难过了。显然，苦难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遇，让卡库玛只是学会了用眼泪和悲哀来承受这一切，而失去了起来抗争的信心和勇气。分别这五年的时间，看来不仅没有能改变卡库玛的性格，相反他变得更加畏葸不前了。他看着卡库玛，难过地摇起了头。不过，现在他相信卡库玛，相信这位少年时代的好朋友，虽然卡库玛不会成为反抗官府的斗士，但这个诚实善良的朋友，却绝不会成为伯耶们的走狗。对这点，他深信不疑。

尼果罗两眼闪射出灼灼亮光，他看着卡库玛脸上又慌张又羞愧的神色，他把冲到嘴边的责备终于压下了，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你该挺起腰来啊……”

正在这个时候，天气忽然骤变，狂风从西边袭过来，紧接着漫天的乌云也滚滚而至。半空中云层翻卷着，越积越厚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低，低到几乎要紧贴着地面。整个天空看上去就像一口倒扣过来的黑锅，严严实实地压在了人们的头上。四周的一切，犹如被弹奏得很急的琴弦，“啪”的崩断了，顷刻间都改变了模样。

天上的太阳急速地隐没了，地上飞禽走兽很快敛迹了，青草在疾风里瑟瑟地抖动着。大江和草原瞬间变得苍凉和萧瑟起来。

在西边依兰哈拉方向的官道上，隐隐约约出现了无数面各色号旗和号带，隐隐约约传来了“咣——咣”的铜锣声和“呜——呜”的画角响……

站在江边饮水的黄栗牡马不安地躁动起来，它昂起头警觉地竖起了耳朵，急促地趑着蹄子，它似乎觉察出某种不寻常的气氛。这匹久经沙场的战马朝着它的主人“咳——咳——”地叫着，发出了临战的萧萧长嘶。

“是官兵！”

卡库玛倒吸了口凉气，失声嚷了出来。远方，一只官兵队伍的轮廓，朦胧地叠印在阴沉沉的天幕上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顿时让他变得异常紧张，他眼睛里闪出极度恐惧的神情，脸色同时也变得像纸一样苍白了。

尼果罗脸色阴沉着，他没有说话，只是迅速行动起来。他先跑过去，把卡库玛的大车，尽快地赶下了官道，又把右手拇指和食指扣成环形放在嘴里，朝自己的战马吹了一声长口哨。卡库玛似乎也清醒过来，他跌跌撞撞地跟过去，使劲驱赶着老马，寻找隐藏的地方。黄栗牡马听到哨声飞奔而来，站在主人面前不动了。眨眼功夫，尼果罗就安顿好一切，人、马和大车很快都隐蔽到远处那道漫岗的后面去了。

号角长鸣，大地震颤。随着一阵黑色的旋风卷地而来，一队剽悍的官兵马队，杀气腾腾地在官道上出现了。这支骑兵全副披挂，腰上一律佩带腰刀，胯下一色的口外骏马，上衣后背的白色圆圈上，赫然一个黑色“勇”字。他们在号旗的前导下，风驰电掣般在官道上驰过。紧接在这队人马的后面，仪仗队伍声势煊赫地开了过来：四个锣手扛着两面大铜锣走在前面，“咣

——“咣”鸣锣开道，随后是数面“肃静”“回避”的高脚牌和一把行伞，再后就是一对对“健锐”、“弓弩”“藤牌”兵，其中甚至还有支装备精良枪支的“洋枪队”。他们簇拥着一乘绿呢的大轿，急匆匆地飞奔而来。轿后随从如云，是一群头戴亮白顶子缨帽，身穿圆领皂衣的带刀戈什哈^①。他们个个剑拔弩张，紧跟着大轿飞奔而去。

卡库玛从漫岗后面战战兢兢探出头去。他远远望着在那武弁顶马、带刀护卫和锣手的身后，在那乘绿呢大轿前边，有两大盏圆形朱纱堂名灯笼，上面用黑墨写着职衔：“依兰哈拉副都统”一行大字。看到这，他后背顿时一阵发冷，心脏猛地狂跳起来。

“啊？——是额亦都！”

天阴沉着脸，一块铅色的云，好像在传递一个可怕的名字，在沙克杰草原上空，急速奔来，又急速奔去。

这里的老百姓都知道“额亦都”这个名字，知道这个朝廷的忠实鹰犬，这个嗜血成性的生番，这个被那尼傲诅咒为“因达·乌里古力^②”的额亦都。五年前，他被朝廷任命为管辖赫哲地区的副都统，掌管着赫哲各部生杀予夺的大权。这五年来，在他的淫威之下，人们把心攥在手里过日子。母亲对爱哭闹的孩子，只要说一声“额亦都来了”，孩子就会吓得一头钻进母亲的怀里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

尼果罗忍不住倏地站起身，他满腔怒火，全身的血液在急速奔涌，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，怒视着官道上那抬官轿，几乎要喷出火来。那官兵走过的每一声脚步，那马队疾驰的每一个蹄声，都像踏在了他的心上。他“嗖”地从怀里掣出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刻特，那冰冷的锋刃上，立时映出了他那愤怒的脸膛。此刻，他恨不得一步冲上官道，恨不得扑上去同官兵们拼死厮杀一场……可是，他记起下山前卡坦哈赫的嘱托，记起自己身上还承担着重任，他只好勉强压下了满腔怒火。他站在那里，怒视着疾驶而过的官兵，把嘴唇都咬破了，而手里那把短刀的刀柄，却越攥越紧，直攥得发出“格格”的响声。

乌苏里江上，疾风怒吼，江水咆哮，但见激流飞涌处，一排狂澜接踵而来，只瞬间便形成巨大波谷浪峰。那江水以排山倒海之势击向江岸，发出了“哗——”的一声夺人心魄的声响，显示出大江那顽强果敢、奋起抗争的力量。

大队官兵终于过去了，官道上尘埃渐渐落定，颤抖的草原、山川又慢慢恢复了沉寂。可是，尼果罗却清楚地知道，在这平静的表象下面，正暗藏着步步逼近的血腥杀机。他望着官兵远去的背影，脸色严峻得像铁铸一般。好一会儿，他透过牙缝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额亦都！你这用赫哲人的血染红了顶戴的恶魔，你等着吧！”说着，他把刻特“咔”的一声，插进了刀鞘里。

回过身来，尼果罗又一次看到了在山坡上，在漫岗前，在草原上，一丛丛一簇簇正在怒放的圣开列。如今，春寒料峭，仍然寒凝大地，但圣开列却不畏寒冷，傲雪凌霜，像一团团燃烧的火，倔强地在大地上绽放。一刹那，这又一次短暂地一瞥，永远凝固在了他的记忆里。

卡库玛怔怔地看着，一直不见了官兵的踪影，这才仿佛从梦中惊醒过来。他赶忙吆喝着老马，赶着大车，在尼果罗帮助下，重又回到了官道上。

“好朋友，我们该分手了。”尼果罗牵着黄栗牡马看着卡库玛说，“看情形，我得抓紧时间赶路，没办法，只好抛下你先行一步了。不过，我估计你今天傍晚时分，就能回到舒穆鲁岳洪，可以平安到家了。”

卡库玛看着尼果罗，不解地问道：“怎么？你不跟我一块儿回岳洪了？你都五年没有回去

^① 戈什哈：满语，又称戈什。侍从、武弁。

^② 因达·乌里古力：赫哲语，恶魔。